

歌 劇

憶 何 年

張 萬 一 寒 聲 作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內 容 說 明

“漳河灣”是一个歌剧，它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于暗藏敌人的斗争。刘旭东是复员军人，他回到久别的家乡漳河灣以后，发觉他的老战友，现在的农业社社长曹重九落后了。曹重九轻信了一个伪装积极鑽进社里的富农刘光汉的意见拒绝贫农入社，对社员的积极建议也不采纳。刘旭东感到他有责任留在这里工作，经过县里同意，将他留下来了。从此他就领导着群众向一切落后现象进行斗争。富农刘光汉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除了散布谣言以外，并且使用了非常恶毒的鬼计，想挑拨刘旭东和曹重九之间的关系，企图造成社内的混乱，这个阴谋为刘旭东和社干部及群众识破了，也使曹重九清醒了。在大家努力追查下，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终于将这个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起来。

星

歌 剧

漳 河 灣

張萬一 寒 声 作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

※

总号0872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3 3/16 插頁 1 字数61,000

1956年10月第一版 1956年10月第一

印数：1—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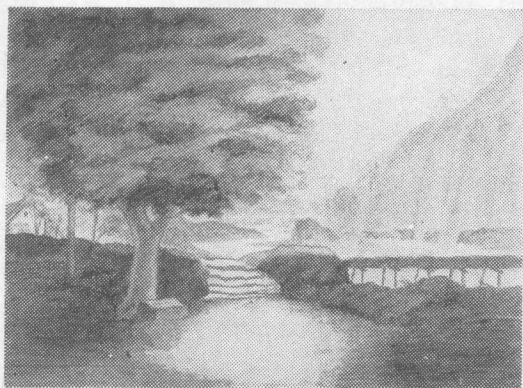
統一書号：T10008·33

定价：(5)二角八分

歌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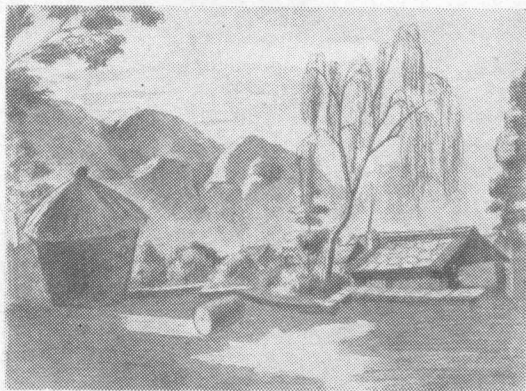
漳 河 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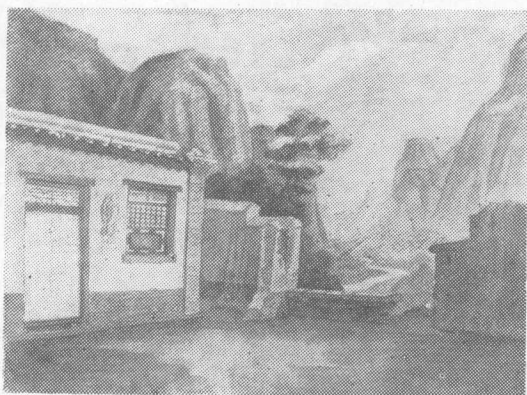
張萬一 寒 聲作



第一、五、八景
水槽已搭好了

第二、七景
下午——傍晚，
村外谷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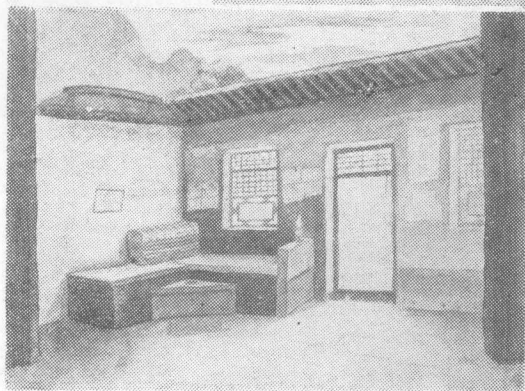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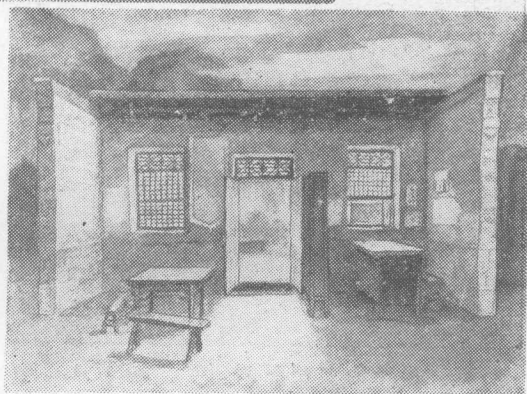


第三景

重九院內

第四景

農業社辦公室



第六景

重九家(室內)

時間：一九五五年春末夏初。

地點：漳河灣。

人物：刘旭东——（鎖則）三十一歲。

曹重九——三十八歲。

九 嫂——（李鳳嬌）三十五歲。

重 華——（小花）二十三歲。

季 英——十九歲。

師小軍——（小軍師）二十二歲。

苓 苓——（電話鈴）十八歲。

迷 則——二十五歲。

扑 虎——二十歲。

五福老漢——六十歲。

刘光漢——四十五歲。

郝翠翠——四十歲。

娥 則——四十歲。

常德中——三十多歲。

公安隊員二人

羣衆若干人

第一場

一九五五年春末。

在漳河灣村口外——一个景色优美的所在。淙淙流泉、燕語鶯歌……組成一支自然音乐。

〔旭东身着嶄新的軍裝，微露雪白的襯衣領子，胸前佩戴兩枚閃閃發光的獎章。提一小提包。他精神抖擻，生气勃勃地踏着輕快步子上。〕

〔山坡上傳來悠揚的笛子声和清脆的歌声。〕

刘旭东：（听着这悦耳的歌声，看着这周围的景色，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了一下。用手摸着光溜溜的青石头，親切地將提包放在上面。坐下來擦擦汗。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情感。貪婪地看着四周的山水田野。喃喃地吟叨着）故鄉，可愛的故鄉啊！（唱）

山明水秀耀花了眼，
清脆的歌声动人心絃。
我走过祖國土地千万里，
离开故鄉整八年。
我口渴想起这清泉水，
我夢里爬过这小南山。
战争 中，一片片土地鮮血染，
一个个村庄起塵烟，
鍛鍊出多少英雄漢，
保衛了故鄉幸福家園。

到如今，新建的渠道沿山轉，

繞着山腰曲曲弯弯。

小塊土地連成片，

清清的泉水灌溉麥田。……

故鄉啊！（唱）

我平日怎样把你想念，

今日我回到你的面前。（回憶地）

走時節，西園的蘋果紅又艷，

東河坪西瓜大又圓。

今天雖沒有瓜和果，

喝一口泉水心也甜。

〔泉流淙淙。〕

劉旭東：（拿出手巾、茶缸……又拿小鏡子照照臉，挑皮地笑逗着）旭

東，你回到家鄉了！（唱）

清泉水洗洗你晒紅了的臉，

包管你年輕十來年。（嬉笑地走下河渠）

〔重華由山坡上轉了過來。〕

重華：（一看，沒有人，奇怪地）咦？（唱）

我在山坡親眼望見，

一位解放軍來到村前。

胸佩獎章金光閃閃，

看他那精神真飽滿。

站在坡前東張西看，

怕他是走錯了路正在為難。

我趕下坡來他轉眼不見——（見提包，明白了。伸

出頭向河溝一看，急攔手）

哎！同志！不要喝冷水。前邊就到村里啦。給你滾湯喝吧，冷水喝了會生病的。

劉旭東：（在下邊）不妨事，這水喝了會治病的。

重華：（急制止）不行，不行！你這同志，怎麼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呀！

劉旭東：（挑皮地笑着，走上來）好，好，謝謝你，好心的姑娘。

〔二人一見，互相看着，越看越面熟。〕

重華：（開始被看的有點不好意思，後漸坦然，唱）

為什麼看起來沒有完？（苦思，自語）

好像曾經見過面，

怎麼也想不起在那邊。

劉旭東：（故意逗她）你跟我見過面？（唱）

解放軍總有千千万，

眉眼相近的有萬千。

姑娘你別認錯了人，

回過頭來細看一番。（故意擺了個姿勢）

重華：（仔細打量，沉吟，唱）

他若是跟我初見面，

怎麼能隨隨便便那麼自然？（回頭細看，性急起來）

同志！（唱）

你家离此地多少远？
回家探望，还是复员？
盖着葫蘆讓我猜，
你逗玩笑我却为难。

刘旭东：（唱）我家离部队千里远，
回家探望又是复员。
葫蘆里没盖秘密事，
我离别家乡整八年。

重 華：（再細看）啊？你是……鎖則哥？

刘旭东：你是小花？

〔二人兴奋的几乎拥抱起来。握着手，很长时间不能放开。〕

重 華：（兴奋地向山坡吆喝）喂，喂！你们快来！

〔小军拿着笛子与季英上。〕

季 英：姑姑，那是谁呀？

重 華：快来看看你们这位解放军叔叔。

刘旭东：别那么称呼，他们是誰？

重 華：反正是侄儿侄女嘛。

刘旭东：他们是親兄妹？

重 華：（微笑）好朋友。

季 英：（制止）姑姑！（亦挑皮地对旭东）哎！叔叔得給侄女兒
說實話呀，你是誰？

刘旭东：村东头，路北，果树院……

師小軍：（同時）唔！鎖則叔叔！（要扑上擁抱）

季英：（攔住）不要慌，你們是誰？

季英：我是季英，他是小軍。

劉旭東：啊，季英，小軍！（抱着他們的肩頭，回憶地，唱）

八年的小徑踩成大道，

八年的楊柳長成半天高。

想起來，季英頭上梳着小抓髻，（指小軍，重華）

你們上學背着小書包。

我常常等着你們開玩笑，

逗你們哭不得笑也笑不了。

到如今，你們長的這樣高，

我臉上皺紋一條又一條。（挑皮地捂着刮光的下頰）

揪着鬍鬚自嘆老，

時光不肯把人饒。

〔逗的三人哈哈大笑起來。〕

季英：沒有鬍子充老头，不怕侄兒侄女笑你！鎖則叔，你去參軍，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啦。村劇團還演過你參軍的戲。

重華：我還給你獻花。（回憶地，唱）

記得你，站在大廟台階上，

鮮紅的花朵挂胸膛，

揮着臂膀把話講，

感動得大媽、大嬸們淚流兩行。

鑼鼓聲掌聲震天响，
牽過來高頭大馬送出村庄。
隔一年你寄回立功獎狀，
隔兩年，
立功喜報寄回家鄉。
村里大伙把你想，
想着你
保衛祖國多受風霜。

鎖則哥：（唱）

在外邊，你經得多來見得廣，
回村來，
可得給咱多出主張。

師小軍：（興奮地拍手稱贊）對，對，這可好啦。

季英：是呀，小軍師有了老軍師的指導，工作更好办了。

劉旭東：（奇怪地）小軍師？

重華：你不要看他不多說話，心里可有主見呢。他能團結人，工作會計劃。你來看這個，（站起來，指著河槽兩岸）他已經計劃好在這裡搭一個大木槽，把東河坪大渠的水接過來，“爐火台”這百十畝干旱地就可以變成水田。到秋天，增產多少糧食啊！

師小軍：（虛心地）鎖則叔，你來捉摸一下看行不行。

劉旭東：（仔細端詳）行，能搭過來。應該做個計劃，準備克服一切困難。

师小軍：可是，人家都不支持！

刘旭东：誰不支持？

季 英：誰不支持？还不是我……

师小軍：（發現重九和刘光漢來了）噓！來啦！

（重九、刘光漢上。）

曹重九：（驚喜地）啊，鎖則？

刘旭东：重九哥！

（兩個老战友親熱地擁抱在一起，眼里閃出來晶晶的淚花。旭东的伤被触痛了，咬了咬牙。重九發覺了，輕輕地撫摸着。青年人圍攏過來。）

刘光漢：（等他們離開后，伸出手，殷勤地）旭东同志。

刘旭东：（一陣遲疑）嗯？（緩緩地伸出手）

刘光漢：怎么？不認識啦？——刘光漢。

刘旭东：（放开手）認識，認識。哼哼，怎么会不認識呢？

曹重九：回來看看，还是复員啦？

刘旭东：复員啦。回來看看老战友和远親近鄰。

曹重九：唔！（假嘆，唱）

要回來也不寄封信，

闖進家來不敲門。

你還沒忘了老战友？！

你还惦記着远親近鄰？！

季 英：鎖則叔，你回來不走了吧？

刘旭东：还要走。縣里要給我分配工作。

曹重九：还是回咱本行來吧，改行三年窮。

刘光漢：那倒不見得。（恭維地，唱）

天生大才有大用，
一事通了百事通。
功劳偉大又前進，
誰不拍手來欢迎。
旭东同志殘廢重，
回來种地苦不輕，
城里总比鄉下好，
享兩天清福才合人情。

刘旭东：（唱）复員不是为把福享，
身体殘廢才离开前方。
那里困难到那里去，
尽我的能力來担当。

青年們：咱村就困难，还是回來吧。

刘旭东：村里工作搞得很好，我早就知道。

刘光漢：（頌揚地）这都是政府的英明領導，咱社長是第一名
有功之臣。你看看！（指着山腰的大渠，河坪的土地，唱）

旧社会想也不敢想，
石山坡开渠数里長。
河坪里安下灌溉網，
干旱地再不怕災荒。
一些人擰住死理偏不放，

解不开政府好主張。

多虧咱社長耐心講，

為眾人利益費尽心腸。

曹重九：好啦，好啦，說這些干什么！老劉，你趕快回去，通知一下村里人們，今天晚上開個晚會歡迎我們的英雄。老年人的打拳，青年人的集體舞，一齊參加。通知劇團演個最有拿手的戲。都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上，來參加這次歡迎會。

劉旭東：（阻止）重九哥！……

曹重九：（制止）你暫時可以不必要參加意見。哎！老劉，快去通知。

劉光漢：交給我，錯不了。

曹重九：要準備些酒飯。

劉光漢：這可以由社里開支。

曹重九：嗯。（一想不合適）那里開支，以後再研究。

劉旭東：九哥！（鄭重地）這可万万不能。

曹重九：這樣，老劉，去向季英她媽拿些錢。教她多拿些。

劉光漢：這樣也好，省得社員們閑言閑語的。（下）

劉旭東：重九哥，你要請我喝酒？我可量大。

曹重九：把你灌不醉，算我請不起。

劉旭東：劉光漢也入了社啦？

師小軍：（冷冷地）社務委員，會計。

曹重九：这些人一旦改造好了，好領導，又能干，会經營，
分配給任务，二話不說，按期完成。这是我們工作的勝利。

刘旭东：剛才我一見他，心上老覺得不是味道。

曹重九：（笑）那可能是階級成見。他过去又沒有参加过反
动党团，現在他的成分也已經变了。

重 華：大哥，我認為階級觀念也是應該有的。（唱）

進步話說說不費事，
誰知內里是什麼東西。
虎不伤人，也得防备，
自古道人心隔肚皮。

曹重九：（笑了）看我妹妹，住了三年中学，成了个政治家
啦。

刘旭东：她說的有道理。

季 英：爹！……

曹重九：（打断）我这是和你鎖則叔閑談，你小女 孩 家 少 插
嘴。（笑拉旭东）走，我們回去吧。

〔五福老漢上。跟來一些土地的人們。〕

五福老漢：（边喊边上）哎！那是誰呀？

刘旭东：五福大爺！（上前握手）

五福老漢：啊？鎖則！稀罕人。（見旭东要來握手，急將手縮回）不
行啊孩子，剛抓过糞。（急放下罐头糞杈子）

刘旭东：抓过糞怕什么？（緊緊地握手）

五福老漢：到底還是自己人，一點也沒變樣。你身體——

是說你挂采啦，好啦？

劉旭東：好啦。五福大爺，你還是起五更拾糞？

五福老漢：哈哈！我如今起成四更啦。（笑）

劉旭東：怎麼？入了農業社啦，大爺？

五福老漢：（嘆氣）唉，不夠條件啊！孩子。

劉旭東：（不解）什麼不夠條件？

五福老漢：（感嘆地）你還不知道？身是翻啦，可這窮根子還是帶累的不夠條件。

劉旭東：窮根子帶累的不能入社？

曹重九：哎！（責備地）老叔，鎮則剛回來，大家一團高興，你又說那些幹什麼！

五福老漢：（急轉念，看着旭東）你比走時胖的多啦。

衆 人：（圍攔來問長問短）

——聽說你還到過朝鮮，打過美國鬼子？

——今天先住到我家吧。

——看，還有獎章呢。

——閃開，他姐姐來啦。

〔娥則上。〕

劉旭東：姐姐！

娥 則：鎮則！（高興地擦着眼淚。撫摸着他的胳膊）不是說胳膊……

嗯！（又摸腿）是腿？……

劉旭東：（挑皮地揚揚胳膊）胳膊！（大踏兩步）腿！姐姐呀！（唱）

腿兒胳膊還全在，
幾次挂采算得什麼？（轉向羣衆）
臨參軍你們囑咐的話，
今天我該回答大家。
鬼子漢奸消滅個干淨！
蔣介石，更沒有輕饒他！
參加志願軍又把美國鬼子打，
在朝鮮打得他們流水落花。
前面是槍彈砲彈如雨下，
後面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
想起來祖國人民托付的責任大，
再凶的敵人也要消滅他！
為和平去把鮮血洒，
折損了骨頭添了傷疤。
只要社會主義建設好，
犧牲流血算得什麼！（拉住正在擦着眼淚的娥則）

姐姐啊！（唱）

你兄弟扛着槍桿打出去，
滿載着勝利轉回家。

娥則：（興奮地擦着眼淚）好！這才是咱們受苦人家的兒女——骨頭總是硬的。（擦着他的獎章）這是？

衆人：（靜靜地）獎章！（眼光齊轉到旭東胸前）

娥則：這是你的功勞，前程，噢，可是好。